

过英文关

张良在曼思桥小学的前两个星期,我们都去接送他。后来,他坚决要求自己去上学,也不要我们去接他。两个星期下来,一切很顺利,我们也很放心。曼思桥小学没有家庭作业,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后就没事了。

数学课对英语的要求要比其他课少,所以对张良的数学课我们并不担心。对他的英语课,我们希望他进步快一点,但想到在学校有老师教,我们也就没有管它。对他的中文,我们倒是有点着急。他来英国时,在国内上了近两年的小学,可以看很多中文书,也可以写简单的作文。到英国后,他的中文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以前会认的字,慢慢地不认识了,以前会写的字,也不会写了。为了让他有一个起码的中文基础,我们要求他每天继续读国内带来的课本,写一点中文字,结果效果很差。不久出了几件事,我们才下决心让张良放弃学中文,而加速学英语。

一天放学后,张良带回老师的一张条子,老师要求我们。到学校见到老师后,老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张良会功夫,要求张良不要在学校练功夫,更不能用功夫打同学。我和我太太都莫名其妙,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张良会功夫,只好给老师赔礼道歉,并保证此事绝不会再发生。回到家,仔细询问后才知道,那天在学校,张良看见其他同学在打闹,他也就随便做了一个动作,与同学闹着玩。那时国内电视台正在放映武打片,看多了,随便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做一个姿势就手腿并用,有一点功夫的架子。同学看见了,认为张良会功夫,大概是一个武林高手,认为事情很严重,就报告了老师。其实,张良是一个很安静的孩子,很难得与其他孩子打架。他只是英文不过关,不理解同学的意思,跟同学打闹时,随便做一个动作罢了。

时隔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一天上午,我在大学地质系学术厅听一个学术报告。听完报告后,在走廊里遇到当时

的系主任里斯伯特教授。他对我说:“你儿子来找你,我打开了你的办公室,他在那儿等你。”我怀疑我听错了,因为两三个小时前张良就上学去了。曼思桥小学离我上班的南安普顿大学相当远。我开车带他来过我的办公室,但他一个人没有来过大学。我问里斯伯特:“是我儿子吗?他一个人?”“是你儿子,就他一个人。”里斯伯特说得肯定。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害怕出什么问题,所以赶紧朝我的办公室走去。推开门,见张良坐在我的椅子上,地板上放着他的书包,似乎一切正常。但是,张良含着眼泪,很委屈地告诉我,早晨到了学校后,学校的铁栏杆门是锁着的,一个同学都没有。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只好到大学来找我。

从曼思桥小学到南安普顿大学,要经过几条繁忙的大街,如果走丢了,问题就大了。事后我们越想越害怕,觉得要采取一点措施,赶紧在他的书包和外套里,放上我们家的地址和我办公室的电话。第二天,我们到曼思桥小学,问老师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学校不上课。原来一天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第二天是教师训练日,不上课。同时还带给我们一张通知,张良听不懂老师说的什么,也没有把通知给我们。

经过这几件事后,我们认识到,张良急需提高英语,应该加速学英语而不是中文。在英国每天都要用英语,在这种环境下学英语的进展会很快。这样,我们下决心,让张良停止学中文课本,但是我们的日常口语仍坚持用中文,这样他听说中文的能力不会丢。

劳动课

这天,邱行湘生平第一次劳动。

训练班对犯人的劳动,是具有强制性的。李主任递给他一把锥子,叫他纳鞋底,他却去保管室领了一根扁担。他认为挑担子只需要力气,而他有的是力气;纳鞋底需要伤脑筋,而他再不愿意伤脑筋了。黄埔村口东侧,是漳河训练班的劳动基地。初春时分,几十亩肥沃的土地上,麦苗墨绿,菜花金黄。邱行湘参加挑粪,为麦苗追肥。他挑起八十来斤的担子,开始起步了。作为军人,他在夜间也能笔直朝前走,可是一旦肩上挑着两个小小的木桶,他就形同醉汉了。身边走过李主任,邱行湘不愿意抬头,只听见他的扁担在肩上一嘎一嘎地打着拍子,他的布鞋在地下擦一擦地合着节拍,近百斤重的担子使他走得愈发悠然自得了。邱行湘望着人们一个个擦肩而去,心里好生恼火。他诅咒他那根扁担比擀面杖还会滚动,在他军人特有的平肩上,居然放不稳。好在它胳膊粗大,肩不中用手申用,他索性任其扁担从肩部滑到背上,一手拧一桶,咬着牙齿把粪送到麦地。蒋铁雄给他开玩笑说,他这是在“横枪跃马走天涯”,他却鼓起眼睛,对他的同乡发牢骚说,北方的扁担做得太长太圆,根本没有溧阳的扁担好使。

劳动是第一课。休息时,李主任单独给他上了第二课——一个以后编入课本的故事。

解放军中央警卫连有一个小八路,当兵时只有十二岁。有天劳动时,这个小八路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叙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坚决不参加。他的道理是:当兵为吃粮,要劳动,出来当兵干什么!连长说,你不劳动也行,跟我到那边玩玩去。走到那边,小八路看见一个老同志在劳动。连长问小八路,你认识他吗?小八路走近一看,是朱总司令。他惊呆了,忙问朱总司令为什么要劳动。总司令笑着说,共产党的军队不能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吃粮吃自己的粮。共产党的军队不为老百姓着想,又何必打仗呢?小八路听了很受感动,二话没说,

一桌的“老大”

童骁骑喝完酒就轻轻对许半夏耳语:“果然不能提大学,被人当笑话耍。”许半夏只是踢他一脚,叫他别说。

冯遇忽然道:“小许,你那儿要造海塘,有没有想过干脆申请弄个码头,你自己的货可以从自己的码头走,我以后的货也可以从你那儿走。”

许半夏不知冯遇突然提出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只有先摇头道:“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可是调查一下,那些小码头都存在吃不饱的问题,装卸费越压越低,都已经快没有赚了。自己造一个可能还不如去承包一个比较现成,有几家都想着低价转包出去。冯总,你有这个意思的话,我有两个朋友正要转包码头,可以帮你联系一下。”

冯遇想了想,道:“也是,货源是个问题。我是想着你那里靠海,自己的进出又大,不造个码头自己用总是可惜,可以节约很多成本。”

许半夏听了觉得有理,笑道:“等海塘做出去后,没那么长的海涂拦着,这么算起来码头的建造成本也是有限,就算最后完全只是自己用也合算,码头一造好,我的废钢还可以卖到渤海湾一带去。冯总的建议好,谢谢。”

伍建设在那边敲着筷子喊:“俩胖子说什么呢,这么热闹,没见过你们郭总端着酒杯敬你们吗?”

许半夏一听,果然见郭启东在对面自嘲似的笑:“老板们商量起事情来都是很认真的,我们插不进去。”许半夏连忙起身举起杯子笑道:“不好意思,我罚站,等郭总与冯总干杯了,我再敬郭总。”

郭启东显然觉得许半夏

商战小说

阿耐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从浙江收废旧钢铁开始,许半夏一心想进入钢铁行业,面对国有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外省钢铁企业、本地小钢铁制造企业等复杂的社会关系网,许半夏巧妙利用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周旋于各关系的关键人物之间,寻找商机。在“哥们”童骁骑和小陈的帮助下,一步一步建立了在圈子内的信誉,完成原始积累……

给足了他面子,冲许半夏一笑。郭启东是正宗技术出身的管理人员,在这一桌人中显得特别文气。冯遇并没有喊:“俩胖子说什么呢,这么热闹,没见过你们郭总端着酒杯敬你们吗?”

郭启东才喝下,童骁骑已经微笑着从小姐那里拿来酒瓶走到他身后给他倒酒,很是很让他感到意外。许半夏已经看出,郭启东碰杯的时候总是把杯子压得比对方低

半身,非常谦恭的样子,看来他非常注重这些,所以等两人举杯的时候,她一边先一步伸手垫住郭启东的杯底,让自己的酒杯稍微低郭启东的一点,一边笑道:“郭总,这个行业我才进入,而你早是这一行的行家,什么时候郭总有空,教我们几套散手。”

郭启东笑道:“小许你这么客气,回头我们有空切磋。”

伍建设却没有放过郭启东的意思,也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抓住郭启东不放,拿手指着童骁骑道:“小许,你这位朋友一脸正经,是不是也是大学生?这现在什么世道啊,大学生都屈尊给小学生打工了。”

许半夏虽然不明白伍建设为什么总是盯着郭启东,或者两人之间有什么过节吧,如果这样,郭启东就惨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何况还是伍建设这个强盗一样的人。“阿猪,我兄弟,跟我一样早稻田大学出身,现在跑运输,还要请伍总以后多多关照。”童骁骑忙起身举杯向伍建设敬酒:“伍总,胖子是早稻田大学出身,我是晚稻田大学出身,请伍总以后关照小弟。”

伍建设听了大笑:“那我我还是北京青蛙大学的呢,哈哈。你们兄弟两个真有趣。”

一桌都是大佬或者把自己视作大佬的人,许半夏这个后辈只有笑着听的份。偶尔看看桌席,见敬酒去的人川流不息,而那个赵垒与主家老总看来是平分秋色,控制着场上的局面,非常潇洒。看了一会儿,许半夏对童骁骑道:“等下你出去买点提子酒瓶走到他身后给他倒酒,很是很让他感到意外。许半夏已经看出,郭启东碰杯的时候总是把杯子压得比对方低

找回自尊

过了几分钟,那“孙子”出来,阿红阿月因为涉嫌卖淫被拘留了,让我们回去,说小心别把自己也折进去。说着还故意在腰上撩了一把,我看见那儿是有手铐丁当一闪。我的心一下就提起来,我知道我们这时候退路已经来不及了,我说你把我铐进去吧,我们是一起来的就要一起走。肥肥也说,凭什么抓人?干脆把我们都抓进去。肥肥嗓门大,她一叫唤围观的人都上来了。那“孙子”又赶紧退回去说,抓谁了?你们看见抓谁了?这时那年纪大点的又出来,问我是干什么的,跟阿红阿月什么关系。我告诉他,我也是干这个的,我是下岗女工,市绢纺厂的,你要抓就连我一块儿抓。他盯着我半天,说一句你等着。然后那铁门轰隆一声就关上了。

然后我们就等着,等到天快黑了,阿月阿红才被放出来。我问怎么说,她俩也稀里糊涂,说她俩进去根本没入理,就那么一直坐在屋里,叫谁谁也不答应。刚才来个人叫她们先回来,说门口有人等你们回去吃饭,她们就出来了。

之所以要把这过程记录下来,是因为事情没完。而且那家伙阴险的眼神让人生疑,他说你等着,绝不是让我等在门外,而是让我等待报复。

我记得那眼神,冰冷、尖锐、刺人。也记得那声音,低低的,压在嗓子眼里。我等着他。

连夜去找了刘师傅。我说我以前对不起他,但我确有我的难言之隐。我说了我在当妓女。他笑,说他早就看出来。他说但凡还有一点办法,你是

悬疑小说

曹征路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下岗女工倪红梅死在了出租房内,死因不明。警察从出租房内找到两本笔记本。在她的日记中,她懂事又多病的女儿艾艾,她的朋友阿红、阿月、肥肥,以及追求她的老梁头相继出现。倪红梅到底死于何因?

不会走上那条路的。然后他就给我介绍,说在场的都是下岗工人,大家没事就在一起研究法律,让我放心大胆说。我把经过说了以后,他问另一个师傅:有没有妓女维权的事?那个师傅答,人身权利谁都有。开头我还有点放不开,可发现在场几位都严肃得很,谁也没有瞧不起我的意思,我也就坦然了。维权,我们也要维权。

他们分析说,这事简单得很,第一,他们无权抓人,要办拘留也要派出所来办。西关派

跑回去劳动了。

这在现在有人几乎认为是过时的故事,在当时却是对邱行湘的理智的一大冲击。在他看来,共产党军队又打仗又种庄稼,已经是举世罕见了。当官的也要劳动,连总司令也不例外,他感到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神话。按照这种逻辑,那么蒋介石也要劳动——邱行湘这样想时,只有谴责自己荒诞不经的推理了——哪一个国民党军政人员是吃自己种的五谷!

邱行湘问李主任:“你们月薪多少?”李主任笑道:“我们没有月薪。蒋介石不发呀。”“你们怎样过日子?”“从生产里按照规定标准给生活费,这个生活费不是大洋,是小米。用小米折算成金额,如果生产超过了自己的生活规定标准,那么就要缴公。”倘若不是亲眼所见,身临其境,关于“小米加步枪”的奇迹,邱行湘是永远不会相信的。共产党贫贱不慑于饥寒,国民党富贵则流于逸乐,他无法解释这个现象。

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自一九四七年三月撤出延安之后,继续留在陕北,在西北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以后,于一九四八年初春迁至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意味着人民革命胜利成果的国民党被俘将领,也随即向北转移。盛夏七月,姚科长率训练班离开武安,经过邯郸、邢台,来到石家庄附近的井陉河边的一个村子里。

转移那天,邱行湘与姚科长同坐在一辆大卡车上。村口的麦子黄了,他望着消失在滚滚尘埃中的黄埔村,心里顿生惜别之情。黄埔村的山光水色将在他的记忆里长存。

出所就在旁边,几步路的事,为什么不让派出所处理?说明他们不愿意让派出所知道。第二,祝寿摆酒还请小姐,不仅违反规定,而且本身就够上组织卖淫嫖娼罪。第三,这个道理他们自己明白得很,所以才不敢声张,也不敢对你们怎么样,想把你们吓唬回去了事。

我说这我就放心了,明天我们还去。刘师傅说你放心大胆去,现在维权就要靠自己,你自己不争取,别人怎么帮?到时候我们也去助阵,看他能怎么样。

人到势单力薄时才感觉到抱团的重要。以前我还觉得刘师傅是个破罐子破摔的人,我还不太瞧得起他,但现在看来他比我强大得多。如果他还是单个人,他就还是那副邋邋相,可是他现在有互助会,他就腰杆笔直,中气十足,真是不一样了。出门时我说了些感谢的话,他爱人突然插进来说,红梅你千万别这么看,才被我们就是把自己看低了才被人家扔来扔去,让人卖了还帮他数钱。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谁也不比谁高贵!

又是激动人心的一天。早晨7点,她们几个就来了,说是睡不着,一边打哈欠一边瞧着别人傻笑。我说咱们吃饱了再走。肥肥就说她已经熬了一大锅稀饭,阿月就赶紧去买油条大饼,我们似乎都想表现表现。出了巷口,阿月叫起来,为什么走着去?我们打的!

我们去要求赔偿,它跟钱有关系,跟伤痛有关系,跟精神损失有关系,但好像跟这些又没有太大关系,钱不钱的已经无所谓了,我们好像是去干一件大事,一件了不起的大事。